

出國報告(出國類別：出席國際學術會議)

會議正式名稱：王維輞川國際學術研討
會暨中國王維研究會第
五屆年會

宣讀論文：劉辰翁、顧璘評「王維詩」
析論

服務機關：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

姓名職稱：侯雅文專任助理教授

派赴國家：中國西安

出國期間：自 98 年 5 月 8 日至 98 年 5 月 11 日

報告日期：100 年 2 月 27 日(重製日期)

一、摘要：

本次會議旨在凝聚東亞學者研究王維的成果，並提供交流的平台。會中針對王維生平、交遊、思想、詩文畫的成就及後人以王維詩為主題，所進行的詩論、評點等史料，提出有別過去的詮釋觀點；同時藉由安排王維遺址、長安曲江等重要文化地點的考察，與古籍相互印證，有助於深入掌握王維文學藝術的內在精神。並且使東亞地區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，可以進一步合作進行整合型的研究。

二、目次：

- (一)、報告摘要
- (二)、本文內容
 - 1、會議目的
 - 2、會議過程
 - 3、心得及建議
- (三)、附錄

三、本文：

(一)、目的：

本次會議旨在凝聚東亞學者研究王維的成果，並提供交流的平台。

(二)、會議經過：

本次會議與會學者，分別來自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香港、台灣等地。主辦單位依照與會學者提交之論文所屬文類、主題，區分三組舉行。會議的議程如下：8日全天報到。9日上午開幕式、主題發言，下午分組研討。10日全天會議考察。11日上午閉幕式。本人獲邀於9日大會主題發言中，代表台灣宣讀論文，論文題目是：〈劉辰翁、顧璘評「王維詩」析論〉。並且在當日下午分組討論時間，擔任「論文點評」。承蒙與會學者惠予指教，本人收獲頗多。又觀摩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，使得本人的「唐代文學」之研究視域更加開闊。陳鐵民會長於開幕式致辭，揭示中國王維研究學會的宗旨及精神。常務會長師長泰先生，則於閉幕式陳述學會未來的發展方向，以及下屆王維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的相關事務。會議順利落幕。

(三)、心得及建議：

本人參加此次會議，感到收獲甚多；其中尤以「王維詩」的研究現況，對本人的啟發最大。茲將本次會議所呈現的研究方向，歸類如下：

(1)、以作家生平、作品版本或特定史實進行考據者：如徐伯鴻〈對王維詩歌藝術特色的再認識〉、周振華、吳懷東合著〈王維、孟浩然送別詩比較論〉、李明〈從宮廷詩到大眾詩〉、劉曉林〈王維的詠史詩〉等等。

(2)、從歷史、哲學、文化的角度，詮釋王維詩文畫的意義者：如王輝斌〈王維的佛教詩及其文學史意義〉、徐樂軍〈從高鷄泊之禍看晚唐太原王氏子孫之命途〉、高倩藝〈藍田輞川與桃花之仙源、八解之浴池〉、譚莊〈王維早年奉佛參禪辨〉、白虹、孫鴻亮〈王維與阿倍仲麻呂的詩緣〉、賴愛清〈從「歸心」看王維詩歌的本真言說〉、高萍〈王維應制詩與長安帝都文化〉等等。

(3)、從文學理論、美學、典律接受論述的角度，去詮釋唐詩的意義者：如張進〈宋金元王維接受研究〉、董豔秋〈從歷代論詩絕句看王維接受〉、周菟〈論唐五代對王維的接受〉等等

(4)、從版本、詩話的角度提出專題者：如王作良〈明顧起經本《類箋唐王右丞詩集》版本價值考論〉、董就雄〈朝鮮李晬光《芝峰類說》解王維詩諸條析評〉等等。

總體看來，大陸學者對「唐代文學」的研究比較傾向實證考據的路向；而台灣學者則比較傾向於西方理論的借用或方法論的建構。二者各有長處，若彼此互濟，必可創造更精深的學術成果。此外，在考察參觀活動上，本次會議於 27 日閉幕後，主辦單位安排參觀王維輞川遺址、曲江。透過這些考察活動，一方面可以深入體會西安人文精神，另一方面也充分領略王維相關古典文學作品的佳妙之處。對於日後的相關教學及研究工作，均有助益。

建議事項如下：

目前台灣學界可以通過「中國期刊網」的資料庫，掌握大陸相關學術研究的成果。反觀大陸的學界，卻很難掌握、引用台灣的研究成果。爲了使台灣優秀的研究成果，得以提供大陸及其他各國學者參考、引用，建立一個整合台灣學術論著的資料庫，作爲暢通台灣與其他各國學界交流的平台，實有必要。

四、附錄：本人宣讀論文內容如下

刘辰翁、顾璘评王维诗析论 侯雅文

一、论题导出与诠释观点

所谓王维诗之名，在本文中既可指成书的诗集，如《王右丞诗集》、《王摩诘诗集》；也可指不定数的诗作，如《唐音》中所选录的王维诗作。以下行文时，若仅指成书的诗集，则标示《王右丞诗集》、《王摩诘诗集》；若仅指不定数的诗作，则标示王维诗。若兼指成书的诗集与不定数的诗作时，则以王维诗标示之。其它孟浩然诗的称名及用法类同于此。

明代凌蒙初刊刻《王摩诘诗集》时，一方面收录宋元之际刘辰翁评《王右丞诗集》的评语；另一方面也附录明代顾璘的评语。^[1]该刻本所附顾璘的评语，应取自顾璘评点《唐音》中对王维诗的评点，盖二者内容大致相同。^[2]这种汇刻评语的做法，往往具有相互比观的用意。凌蒙初另行刊刻《孟浩然诗集》，而将刘辰翁的评点与李梦阳的参评合刻，据其跋文自述，就是出自于这类用意。^[3]清代方功惠碧琳琅馆刊刻《王摩诘诗集》，所以将刘辰翁与顾璘的评语并列合刻，即依循凌本而来。方功惠在跋文云：“会孟以文名于宋末。当文体冗滥之余，欲矫以清新幽隽。其所评点如杜工部诗、世说新语、班马异同诸书，往往标举纤巧，惟于二家诗尚得体要。殆性情相近欤。空同、东桥在正嘉十子中最为杰出，所评深明诗法，有裨来学。”^[4]据方氏之说，则刘辰翁所以评说王维诗、孟浩然诗的观点，乃因二家之诗足为“清新幽隽”之范式。所谓“正嘉十子”系指明武宗正德至世宗嘉靖年间，活跃于文坛的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徐祯卿、边贡、康海、王九思、顾璘、朱应登、陈沂、郑善夫十人。方氏以为李梦阳与顾璘乃其中最杰出者，因此对他二人分别评说孟浩然诗、王维诗的结果，给予高度的评价。从上述凌蒙初刊刻的做法与方功惠的跋文，可见刘辰翁、顾璘评说王维诗的结果在明清文士接受王维诗的论题上，实具有重要性。

现当代学者论及顾璘时，往往因其与李梦阳等前七子的社会交往，故而将他的诗学并入复古派。^[5]又述及复古派所树立的唐诗典范时，大多集中在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；以此印证复古派所追求的诗风是雄浑。^[6]在这项论点的预设下，有些学者，如陈文新先生便推断复古派的诗家偏取李、杜；而贬抑王、孟。^[7]顾璘的诗论因被归入复古派，所以现当代学者对顾璘所推崇之唐代典范诗人的论述，大抵也以李白、陈子昂、杜甫为主，如龚显宗先生据顾璘《凭几集卷二·寄后渠》一文所云：“至唐陈、李崛起，苏州继之，真可谓大雅，工部及王、岑诸公格律雄健，当孟氏泰山之岩岩，谓非圣人之徒哉？”而论定顾璘推崇陈子昂、李白所提倡的诗歌风雅。^{[5]135页}上揭论述，皆有可观之处；但是由于尚未对顾璘评点王维诗的结果进行细究，因此其结论，

就留下可以再补充的空间。^[8]

盖就上述学者们所论之复古派的成员，如李梦阳、顾璘曾分别对孟浩然诗、王维诗进行评说。又清代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三十一“总集类”曾记载李梦阳、顾璘批评《唐音》^[8]。明·周复俊《评点唐音序》云：“我师吏部苏门高公手授空同批点《唐音》”，以及□□楨《顾李批点唐音序》更指出顾璘与李梦阳的批语曾被合刻。由此看来，除了顾璘之外，李梦阳应该也批点过《唐音》，这一点，陈国球先生已经指出。^[9]然而，李梦阳对《唐音》的批点，今已不可见，因此无法察知他逐首评断王维诗的结果。不过，从李梦阳、顾璘二人分别评说孟浩然诗、王维诗的内容来看，实不乏赞许的评价。又依晚明李若讷《五品稿·文稿》中《王季木诗稿序》所云：“中朝李空同、何大复、徐昌谷以迨七子，非李、杜、王、孟不为也”，句中“王、孟”指王维、孟浩然，由此可知李梦阳亦以“王、孟”为模习的典范，而未必一味贬抑。可是，现今学界偏重复古派对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之推崇的论题，相较之下，李梦阳、顾璘对“孟、王”的评说，则未见学者们以之为专题深入探究。为了更全面地呈现复古派建构唐诗典范的结果，因此有必要深究李梦阳、顾璘对孟浩然诗、王维诗的评说。有关李梦阳参评《孟浩然诗集》的论题，本人已有专文探讨。^[10]此处则集中讨论顾璘评王维诗的意义。

本文所以将刘辰翁、顾璘对王维诗的评说，统整为一个专题，乃是因为认定二人的评说，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接受经验；二者之间应具有顺承或改造的关系。此一预设的理由如下：刘辰翁批点唐代诗人诗作的观点及结果，对于明初诗坛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关于这一点，吴承学先生的论文已经指出。^[11]如李东阳《麓堂诗话》云：“刘会孟，名能评诗。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诘、李长吉诸家，皆有评语。语简意切，别是一机轴，诸人评诗者皆不及。”^[12]又如高棅《唐诗品汇》在选录的诗作之下，多附录刘辰翁的评语。其中，高棅选录孟浩然诗共九十九首，有附录评语者计有四十三首，其中四十二首的评语都是来自刘辰翁的评点。又其选录王维诗共一百六十三首，有附录评语者计有四十七首，其中四十六首的评语都是来自刘辰翁的评点。由此可见，刘辰翁评点《孟浩然诗集》、《王右丞诗集》对于明初诗选家的影响力。李梦阳参评《孟浩然诗集》时，所以明白表述以刘辰翁的评点作为回应的对象，上述的影响力，应是可能的原因之一。虽然，顾璘没有明确表述他有意回应刘辰翁的评点；然而在上述明初诗坛的氛围下，他不太可能完全无视刘辰翁的观点。因此如欲彰显顾璘评说王维诗所持的诗观及其意义，在方法上，以刘辰翁评说《王右丞诗集》的观点与结果，作为参照，实有必要。

基于上述所设定的论点，本文对于刘辰翁、顾璘评说王维诗之意义的诠释，优

先处理二人个别评说的内容，并就其同异进行比较。至于这类评说的内容与他二人诗论印合的问题，本文只约略述及，留待日后专文深入探讨。在本文之前，有关王维诗的研究论题，大体集中在诗集的笺注、选注、诗人生平考证、特定诗作风格的诠释、诗人的文化传统、比较王维与其它唐代诗人诗风的同异等等。^[13]这类论述，可以提供后人研究王维诗的基石。不过，在这类论述中，较少针对评点王维诗的著作，进行详细的论析。近来有王祥《宋人论王维述评》、张浩逊《从唐代接受层面看王维诗歌的历史地位》、潘慧琼《名作的被忽视与受重视》，则已能从“读者接受”的角度，去论析唐宋元时期文人读者对王维诗的评读与传播，及其所预设的特定接受视域。^[14]在上述三文中，或已略及刘辰翁评王维诗的内容，因而与本文所要处理的论题稍有相关。可是未见将刘辰翁与顾璘对王维诗的评说，统整成一个专题，藉以回应现今有关明代复古派评断王维诗之典范性的论题。基此，则本文的论题，可与前行有关王维诗的论著形成互补，因此具有研究的价值。

二、刘辰翁评王维诗析论

刘辰翁评王维诗所预设的观点之一是：“诗中有画”。这四□□见于苏轼《书摩诘〈蓝田烟雨图〉》一文。苏轼云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”，又举《山中》：“荆溪白石出，天寒红叶稀。山路元无雨，空翠湿人衣”为例。^[15]所谓的“画”系指由物象的颜色、状态，以及物象与物象之间的配置等布局所呈现的美感。因此，在此一观点下，偏重王维诗中那类描写自然景物，而能呈现如画的艺术美感之作品。刘辰翁因承这类观点，除了也以“诗中有画”去评述《山中》这类通首写景的诗作之外，同时也对其他特定诗句，从这类观点，进行诠释。如评五言古诗《送綦毋潜落第还乡》云：“带字画意”。即指向该诗“远树带行客”一句。“树”是友人远行之后，所处的位置。而着一“带”字，则化无情之“树”为有生命之体，能将友人带走，如此一来，友人渐行渐远的形象就十分具体。诗句因此呈现动态的美感。又如评五言律诗《观猎》云：“极是画意”。正指该诗撷取了“草”、“鹰眼”、“雪”、“马蹄”等物象，凸出这些物象“枯”、“疾”、“尽”、“轻”的状态及其间的因果关系，使得猎人纵横猎场的情景，宛然在目。又评《鹿柴》一诗云：“无言而有画意”，意指诗人不是直接说出深山“幽静”之态，而是透过夕照的微光落在青苔上的景象，来反衬树林的茂密及林色的幽暗。

刘辰翁评王维诗所预设的观点之二是：“无意之意”。此一“无”涵有遣去、不执一端之意。第一个“意”指情识造作的意念。第二个“意”指遣去执着，不滞碍的思维。故“无意”指在创作上不刻意立意造句之意，即自然。其评五言古诗《蓝田

山石门精舍》云：“此景自常有之，其诗亦若无意，故是佳趣”，即指该诗“遥爱云木秀，初疑路不同。安知清流转，偶与前山通”四句，写山路迂回，故能在偶然中与云木美景相会，不是出于刻意寻索而得。由描述此一常见的山行经验，即可朗现自然之理，使读者自悟、自得，而不必先立“自然”之意旨，再刻意地搜求言语文字以道出，是故刘氏曰：“其诗亦若无意”。又评五言律诗《送刘司直赴安西》云：“无意之意”。这首作品写绝域荒凉之景及汉臣威震边域之事，至于勉励刘司直赴安西建功立业之意，隐于言外。这种表意的结果，刘辰翁从不刻意为之的观点去诠释之。又评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云：“类以无情之景述无情之意，复非作者所有”。意指这首诗首联与颈联只是描写山色转变、流水永不止歇、夕阳终必下落以及炊烟冉冉上升之景，来呈现天地之间动静上下相成的客观规律。此即“无情之景”。由此正体现作者遣去情识，虚静空寂的心灵境界，此即“无情之意”。此处的“意”，指上述虚静空寂的心灵境界。然而，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于此一体悟之境的表述，并非有意地透过文字的陈述或安排以道出，故曰：“复非作者所有”。这句话就呼应了“无意之意”。又评五言律诗《晚春闺思》云：“不用俯仰刻画，甚有意味”。意指作品并未细腻地描述思妇心中纷繁的春思，只是客观描写春气到来，树阴逐渐茂密，雀虫也相应地表现旺盛之生命力的景象去喻示之。这种不刻意用言语文字道尽闺思的思维及表述手法，格外耐人寻味。又评五言排律《晓行巴峡》云：“自然好”。意指这首作品写早晨泛舟巴峡所见之景。其所述之景，虽未必切合《水经注》所载巴峡人迹少见之景，因此不免有“不巧”、“甚拙”之讥。不过由此正呈现作者不预设成见，而刻意为之的构思。故刘氏评为“自然”。又评五言绝句《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·鸟鸣涧》云：“皆非着意”，评《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·萍池》云：“每每静意，言之偶然”。前一首诗用花落与鸟鸣来反衬空山的寂静。后一首诗写在等待小舟归来的过程中，看见垂杨拂过池面，绿萍开而复合的景象。这二首作品虽然只写景物，但从中可以体现诗人闲适从容的心境，是故刘辰翁评为“每每静意”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刘氏以为诗人在呈现此一心境时，不是刻意为之，乃是出自“偶然”。

刘辰翁在文集中也时时表述此一诗观。其《欧氏甥植诗序》云：“诗无改，法生于其心，出于其口，如童谣，如天籁，歌哭一耳。”“彼旬锻月炼，岂复有当日兴趣万一哉”。其《吾庐记》又称赞陶渊明“率然而出，率然而归，赖其诗又兴寄，足自道本志”。^[16]上述引文中所谓“出乎其心”、“率然”皆涵有不刻意创作之意，而可与上述评说相互印合。

刘辰翁评王维诗所预设的观点之三是：“平易浅近”的语言。如他评《终南山》云：“语不必深僻，清夺众妙”，评《漆园》云：“便在谢东山辈，口语皆高韵”，评《老

将行》云：“起语娇嫩，复胜老语”，所谓的“嫩语”指平易而清新的词语，相对于陈熟的成语。这一点，可以与他的文集所呈现的诗观相呼应。其《简斋诗序》曰：“诗无论工拙，恶忌矜持。‘瞻彼日月’，不在情境入玄；‘彼黍离离’，不分奇闻异事。流荡自然，畅极而止”^[17]，《赵仲仁诗序》云：“诗犹文也，尽如口语，岂不更胜彼一偏一曲自擅”。^[16]《题王生学诗》云：“文章之髓，岂在险艰”。^[16]此一观点也可见于他评点孟浩然诗。他所以凸显王维诗的语言“平易浅近”的一面，应有对抗宋代诗学中，由“艰宕”、“奇奥”以造平淡以及“务求用字有来历”的诗观，同时也涵有改造这类诗观下对唐人诗作堪为模范的诠释结果。盖就上述“艰宕”、“奇奥”以造平淡以及“务求用字有来历”的诗观下，往往以杜甫诗为模范。刘氏在《赠潘景梁序》重新诠释杜诗、韩文堪为模范的理由乃是“俚语直致而气始振”^[16]。这类改造的结果，可与他诠释孟浩然诗、王维诗的观点相呼应。

三、顾璘评王维诗析论

顾璘评王维诗所预设的观点之一是：“诗中有画”。这一点与苏轼、刘辰翁等人相合。但他所选取的范作，已经不限于那类讲究颜色配置及布局之艺术美感的诗作，而广及远离市井的田园风光。如评《田园乐》七首云：“首首如画”。就这七首而言，除了之五“山下孤烟远村，天边独树高原”以及之六“桃花复含宿雨”具有“画”意之外，其它各首所写的景色，并没有明显如画的安排。因此顾璘虽然持有“诗中如画”的观点，然而他对上述作品诠释的结果，已涵有提出新的范作之意义了。

顾璘评王维诗所预设的观点之二是：“兴会”、“天然”，此一观点与刘辰翁所谓的“无意之意”相合。如评七言歌行《老将行》中“一身转战三千里，一剑曾当百万师”云：“天然”。这二句由“老将”征战的次数以及抗敌的经历，自然呈现其英勇的形象，而不必刻意地造句。评七言歌行《寒食城东即事》云：“摩诘七言绝高，情景故实，随取随足”。即指此诗前四句写城东郊外暮春落花之景切合寒食时节，以及蹴鞠、秋千等应节活动之故实。二“随”字正指出诗人因当前之景、事而自然触发情思，无所不宜。评五言律诗《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》云：“开口信意，无不精到”。意指此诗不管是用典来抒发隐居的生活及待客的诚意，或是以鹊乳、莺啼来侧写年光易逝及衬托加倍惜春的心情，都不假思索而出，又极恰当。评五言绝句《竹里馆》云：“一时清兴，适与景会”，意指诗人不求人知、自得其乐，而显超俗的“兴致”，正与诗中所述，独坐幽深的竹林中，对月弹琴、长啸的情景交合。评五言绝句《班婕妤》三首之一“宫殿生秋草”云：“浑极”。意指这首诗表面只写君王车舆出行的乐声，至于抒

发宫怨的用意，则不刻意显露。评五言绝句《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·萍池》云：“王公辋川诸诗，近事浅语，发于天然，郊岛辈十驾何用”。反观，顾璘评五言律诗《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》云：“句内生意，便细便浅促”，即指该诗“兴阑啼鸟换，坐久落花多”二句。这二句用了鸟声更替及落花甚多，来侧写应教的兴致甚浓。同时也暗示杨氏别业的园林广阔富丽，禽鸟及花卉甚丰。故宋代曾季狸《艇斋诗话》赞美这首诗有“思致”，即指王维“有意”构句，而见巧思。从顾璘的评语来看，他显然不认可这类作品。

其它尚有五言古诗《春日田园作》附评“卷耳之后，得此吟讽，情致自然，抑扬有态”、五言律诗《归嵩山作》附评“选语，已近自然”、五言绝句《班婕妤》三首之三“玉窗萤影度”附评“语皆不刻而近”，比对凌本与《唐音》，或作刘辰翁评，或作顾璘评，尚待考证，暂时不论。

由上可知，顾璘虽然与刘辰翁的观点相合，但是他另外提出了新范作。此外，他在此一观点下，推崇王维的七言诗，以为绝高；相较于《旧唐书·王维传》所谓“维尤长五言诗”之评断，别出新意。此一评断与高棅《唐诗品汇》在“七言古诗”下所云：“盛唐工七言古调者多，李杜而下，论者推高岑王李崔颢数家为胜”^[18]相近。

顾璘评“王维诗”所预设的观点之三是：特定的类体，以及“古律辨体”。如评五言古诗《赠祖三咏》云：“步骤选体”，评七言古诗《登楼歌》云：“入骚”、《送友人归山歌》二首之一“山寂寂兮无人”云：“丽句，骚之变也”，评五言律诗《归嵩山作》云：“选语”。所谓的“选体”即指“汉魏晋诗”。李梦阳《刻陆谢诗序》云：“夫五言不祖汉则祖魏”，可见对“汉魏古诗”的推崇。^[19]顾璘虽然刻意指出王维诗亦有合乎“汉魏古诗”之处，但首数甚少。而稍后的何景明《王右丞诗集序》云：“窃谓右丞他诗甚长，独古作不逮。盖自汉魏后而风雅浑厚之气罕有存者”^[20]，意颇近之。又据李梦阳《潜虬山人记》可知诗以“三百篇”为最高范式。^{[19]卷四十八}而顾璘却凸显王维诗承变“骚体”的作品。其中所隐涵褒贬的意味，颇耐人寻味。

至于“古律辨体”的观点，可见评《终南别业》题下云：“自是唐人古诗，不可谓律”。顾氏所以做出此一评断，应与此诗在平仄及对仗上，多处不符合“律体”规范的情况有关。但他并未将之归为“汉魏古诗”或“选体”，而是归为“唐人古诗”。可见他对“古诗”、“唐古”已有辨体的意识。陈国球先生已经指出复古派在前七子阶段，并没有“正宗古诗”与“唐古”对比的概念，而是到了“后七子”李攀龙才明确提出。^{[9]164页}然而，若就顾璘评上述王维诗来看，则“古诗”、“唐古”区辨的意识早在李攀龙之前就已出现。

顾璘评王维诗所预设的观点之四是：以“温厚”及“雄健”为内容的盛唐体格。

这个观点与上一“类体”的差别是：上述的“类体”系指以体制为基准所区分的文类。而此处所谓的时代体格，乃偏从题材、情意、功能为基准所区分的文体类型。有关古典诗论中，“类体”的涵义，及各种用法，可以参见颜昆阳先生《论“文体”与“文类”的涵义及其关系》。^[21]顾璘相关的评语，见评五言古诗《送綦毋潜落第还乡》云：“用意厚”。即指此诗宽慰綦毋潜虽有才却落第，但来日必有获赏之机。通首不见指斥朝廷当权者的怨怒之意，以其情有所节制，故曰“厚”。评七言律诗《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》云：“此篇状出题景，春容典重，用字深厚，不见工力，结归之正足见襟度”，所谓“深厚”、“襟度”皆指向末二句“为乘阳气行时令，不是宸游重物华”，言外有规戒逸乐的用意。由于不直言，不会刺伤当权者，故“厚”。评七言律诗《酬郭给事》云：“看渠结中下字，乃见盛唐温厚。右丞善作富丽语，自写其胸怀、本色，开口便是结语，深厚，作者少及”，乃特就此诗末二句“强欲从君无那老，将因卧病解朝衣”。意指诗人虽颂扬郭给事，却没有伴随干求之意；而是委婉地表达隐逸的志向，不以隐逸为清高而对显郭给事富贵之俗，可见“温厚”。评七言律诗《送杨少府贬郴州》云：“临结又用一故实，番激公案，用意忠厚，其味深者，他作所无”，又云：“不沾惹君上，语觉忠厚”。意指该诗末二句“长沙不久留才子，贾谊何须吊屈平”，乃反用贾谊贬长沙凭吊屈原的典意，来宽慰杨少府不久必离开贬谪处，而未对君上表达不平之意。评七言绝句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云：“真意所发，忠厚蔼然”，意指该诗不直抒思乡之情，反从家乡亲友思己写来，情感更加深厚。其它评七言律诗《酌酒与裴迪》云：“托喻”皆属之。

从上述的评语来看，其表现手法固然也“含蓄不露”，而与上述“兴会”之诗观所涉之表现手法看似相近。不过，此处的“含蓄不露”的手法，另与“政教道德”之性情互为表里，而与“兴会”所偏取之空寂虚静之境界及由之所呈现的艺术精神并不相同。这类标举“温柔敦厚”的观点，可以上溯至汉代毛诗序云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，唐·孔颖达疏解“诗有六义”所云：“见今之失，不敢斥言”、“见今之美，嫌于媚谀”的“诗教”传统。^[22]陈子昂《修竹篇序》所谓“汉魏风骨”、“兴寄”，李白《古风》所提倡的“大雅”，都系属于此一传统之中。前述顾璘的文集所以立陈子昂、李白为典范，可见他所接受的“诗教”传统。而他正是由此一传统，别出“王维诗”的典律性，并有意以“七言诗”为范作。这类诠释结果，与刘辰翁偏取“空寂虚静”的王维诗已见差别。

又顾璘往往取王维诗中风格“雄健”、“雄浑”之作。这类作品或是写景壮阔，或是在语言上流露深厚的学养。如评七言古诗《燕支行》云：“通前篇是大学力”，意即此诗与前篇《老将行》皆驱遣诸多历史上英勇将士的典故，以歌颂唐将的武威，由

此可见作者深厚的学养。评七言律诗《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》云：“气概阔大”，意指此诗以“九天阊阖”、“万国衣冠”等诗句来形容、对显唐朝王室宫殿的雄伟及天子的威仪。又评七言律诗《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》云：“此篇铺写景象，雄浑富丽”，意指该诗写华清宫室援水为池，旌旗遍布青山，呈现了支配、掌控天下的气势，末句化用扬雄《甘泉赋》称颂韦五郎，不流于谄谀。故“句律温厚深长，皆足为法”。

宋代梅尧臣《续金针诗格》已就“政教讽谕”的角度，诠释王维《观猎》。至于上述《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》，杨万里《诚斋诗话》已评为“典雅重大”，元代杨载《诗法家数》亦评为“气格雄深”。则顾璘所以特出王维诗中风格“雄健”、“雄浑”之作，应与前述宋元文士如梅尧臣、杨万里、杨载等人的观点相近。至于在刘辰翁评说中，此一观点较为少见。

四、刘辰翁、顾璘评王维诗在明清迄今王维诗接受史上的意义

明代后七子领袖之一：李攀龙的《古今诗删》，^[23]在“七言律诗”下选录了王维诗共十一首，仅次于杜甫的十三首。其中顾璘所推许之《和贾至舍人大明宫之作》、《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泉寓目》、《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》、《酌酒与裴迪》、《酬郭给事》等诗均在其列，倘若再加上李攀龙所独选之《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覩圣恩赐燕乐敢书即事》一首，则这类符合“雄健”、“温厚”之风格的作品就占《古今诗删》所选录王维诗的一半以上。由此可见，后七子乃偏承顾璘评王维诗的观点，去认知王维诗的模范性，并由此模习王维诗风。

至于因承刘辰翁的观点者，如胡应麟《诗薮》亦多处论及王维诗，其以“清空闲远”概括王维诗中五言律诗的风格。虽然也推崇王维的七言律诗，但往往从“篇法多重”批评其弊。则其对王维诗在接受观点乃偏向刘辰翁，而较远离顾璘。清代王士禛编选《唐贤三昧集》，在自序里明言其所继承的诗学传统乃是司空图所云：“味在酸咸之外”，严羽所云：“羚羊挂角”，由此形成他的“神韵”诗观，并以王维等人为典范。在此一观点下，偏取王维诗中“清远”的风格，这类诠释的结果皆可上溯至刘辰翁之说。

现当代学者撰著的“唐诗史”，其中有关王维诗的范作，大体以“诗中有画”、“清远”之作为主。例如李曰刚先生《中国诗歌流派史》所云：“维诗之美妙可谓得诸禅悟、绘画、音乐三者，而又为此三者之综合融会，故其理趣特深，意境特高，而神韵特绝。”^[24]；陆侃如、冯沅君二位先生合著之《中国诗史》云：“开发王维的诗的钥匙，

这钥匙便是个‘静’字”、“在‘诗中有画’的作品中，我们特别要提出《辋川集》”^[25]；冯明之先生《中国文学史话》云：“王维的诗，一般是平淡之中，含蕴深远的韵味”、“宋代大作家苏东坡说他‘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’”^[26]；刘大杰先生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云：“就王维的诗歌艺术来说，真能代表他的特色的，还得推他后期的作品”、“他以具有高度表现能力的诗歌语言，在山水田园的描写上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”、“他的诗歌的最见功力处，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说‘正从不着力处得之’”^[27]；叶庆炳先生《中国文学史》云：“其一生代表作，究系自然诗。其自然诗，五绝最佳，五律次之。其五律平仄颇多不合，而表现淡远闲静之风格，则一如其五绝。”^[28]

由上述现代文学史家接受王维诗的观点来看，乃是继承了以“诗中有画”、“自然”、“清远闲静”为内涵之“王维诗接受史”而来。此一接受史的开端，可以苏轼、刘辰翁为始，历经明代胡应麟，而至王士禛终告完成。至于顾璘所别出以“雄浑”、“温厚”为视域去诠释王维诗的结果，对明代诗家接受王维诗的观点曾发挥较大的影响力，但是此一观点，对于现今文学史的著作而言，其影响力则远逊于苏轼、刘辰翁之说。

(作者单位：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)

参考文献

- [1] 王维撰、刘辰翁评《王摩诘诗集》（明吴兴凌蒙初刊朱墨套印本），附姑苏顾璘评。
- [2] 本文所据比对的《唐音》系采元杨士弘编选、明张震辑注、明顾璘评点，陶文鹏、魏祖钦整理点校《唐音评注》，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。该书所据顾璘批点的版本是明嘉靖 40 年顾履祥刻 44 年李蓑补校本。
- [3] 明凌蒙初《孟浩然诗集跋》，见唐孟浩然撰、宋刘辰翁评点、明李梦阳参评《孟浩然诗集》（明吴兴凌蒙初刊朱墨套印本）。
- [4] 王维撰、刘辰翁评《王摩诘诗集》（清光绪己卯 5 年方氏碧琳琅馆刊朱墨套印本），附姑苏顾璘评。
- [5] 如廖可斌云：“顾璘……自与复古派诸子缔交后，他基本上接受了复古理论”，见廖可斌《复古派与明代文学思潮》，台北文津出版社，1994 年，267 页。龚显宗《明七子派诗文及其论评之研究》，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六章“前七子派之诗文论”第二节“仲默派”下列了顾璘。
- [6] 如查清华引述何景明《何大复先生集·海叟集序》、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·李梦阳》等文，以论证前七子所接受的“唐诗范型”是杜甫、李白、陈子昂。又云：“前

七子欣赏的唐诗，大都呈现出厚实稳健，卓立遒举的精神态势”。见查清华《明代唐诗接受史》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，68-75页。

[7] 陈文新云：“李梦阳力习杜甫，而对王孟诗风不满”，见陈文新《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265页。

[8] 清·黄虞稷，《千顷堂书目》，见严一萍辑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，台北艺文印书馆，1970年。

[9] 陈国球《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172-173页。

[10] 侯雅文《李梦阳的诗学与和同文化思想》，台北大安出版社2009年，第五章“李梦阳‘诗学体系’之三：诗集参评、评点”。

[11] 吴承学《评点之兴—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》，《文学评论》1995年1期，30页。

[12] 明·李东阳《麓堂诗话》，收录于丁仲祐《续历代诗话》，台北艺文印书馆，1983年，1645-1646页。

[13] 如叶嘉莹《唐诗系列讲座—王维诗》，《国文天地》18:8=212至19:3=219(2003年1月至2003年8月)。萧丽华，《王维：道心禅悦—诗佛》，台北幼狮出版社，1991年。杨文雄《诗佛王维研究》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，1988年。陈铁民《王维集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72年。陶文鹏《明月松间照诗佛》，台北：德威国际文化公司，2003年。师长泰《王维七律与盛唐气象》，《唐都学刊》，1999年03期。

[14] 王祥《宋人论王维述评》，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，2008年第2期。张浩逊《从唐代接受层面看王维诗歌的历史地位》，《韶关学院学报》(社会科学)，第26卷第10期，2005年10月。潘慧琼《名作的被忽视与受重视—对王维《辋川集》艺术特色认识过程的思考》，《柳州师专学报》第17卷第2期，2002年6月。

[15] 《东坡题跋》卷五，又见胡子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，台北世界书局，1961年，卷15。

[16] 《欧氏甥植诗序》、《吾庐记》、《赵仲仁诗序》、《题王生学诗》、《赠潘景梁序》诸文见刘辰翁《须溪集》卷6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17] 陈与义《陈与义集》，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83年。

[18] 高棅《唐诗品汇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《七言古诗叙目》。

[19] 李梦阳《空同集》卷50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“集部别集”。

[20] 何景明《何大复先生全集》卷34，台北伟文，1984年。

[21] 颜昆阳《论“文体”与“文类”的涵义及其关系》，台湾《清华中文学报》第1期，2007年9月。

- [22] 《诗经》，《十三经注疏本》，15—16 页。
- [23] 李攀龙《古今诗删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1382，147-148 页。
- [24] 李曰刚《中国诗歌流派史》，台北文津出版社，1987 年，320 页。
- [25] 陆侃如、冯沅君《中国诗史》，山东大学出版社，2000 年，358 页。
- [26] 冯明之《中国文学史话》，香港宏业书局，1978 年，242 页。
- [27] 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，台北华正书局，2008 年，449 页。
- [28] 叶庆炳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台北学生书局，354 页。